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Construc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struction
Intercultural



跨文化交流 的建构与实践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s

[美] 米尔顿·J. 贝内特 编著 | 关世杰 何 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

〔美〕米尔顿·J. 贝内特 编著

关世杰 何 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2-54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美) 米尔顿·J. 贝内特(Milton J. Bennett)编著;关世杰,何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

ISBN 978-7-301-20905-9

I. ①跨… II. ①贝…②关…③何… III. ①文化交流—研究 IV. ①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5498 号

English edition © Milton J. Bennett 2011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s.

书 名: 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

著作责任者:〔美〕米尔顿·J. 贝内特(Milton J. Bennett) 编著 关世杰 何 惺 译

策 划 编 辑: 赵学敏

责 任 编 辑: 赵学敏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0905-9/G · 3450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zyjy@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9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22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译者前言

随着通信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腾飞,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日益增多,扩大了对跨文化交流书籍的需求。尽管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跨文化交流^①的中外学者著作和论文选读很多,但是以原文选读形式介绍跨文化交流学基本概念的著作却没有见到。在进行跨文化交流学教学或培训时,常苦于一些基本概念的经典文章深藏在各本书中,给学生学习借阅带来不便。若能将各位跨文化交流学名家的经典文章汇编一起,领略他们怎样从不同角度看跨文化交流,无疑会给希望了解跨文化交流学的读者带来方便。因而当米尔顿·J. 贝内特博士向何惺女士和我提出将他主编的《跨文化交流学基本概念选读》文章加以精选^②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我们就欣然同意了。这就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名作选读。

这部分所选的文章发表于1956—1998年,着重论述的是跨文化交流学的基本概念。跨文化交流学中的基本概念不易改变,但跨文化交流的理论与技巧的研究一直在进行,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领域。因此,贝内特博士建议由他写一个新的绪论取代原书的编者前言。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当代研究,共五章。在内容上,这部分增加了历史背景和当代应用,尤其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两个部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本新书《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用

① 英文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在国内有多种译法,其中主要是 communication 如何翻译的问题。1983年,何道宽教授把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这个学科介绍到中国大陆时,将 communication 翻译成“交际”(何道宽:《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见《外国语文教学》1983年第2期),27年后,他在重新翻译“跨文化交流学之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时,将 communication 首选译为“交流”。他说:“经过几个月的踟蹰,我决定舍弃‘传播’,以交流、交际、通讯的排序给 communication 选择三个译名,但动物的行为则译为‘互动和交流’。”(何道宽:《无声的语言》中译者序,见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② Milton J. Bennett, ed.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Press, Inc., 1998. 该书原收录12篇文章,贝内特博士选出8篇。

做跨文化交流学教学和培训的一本教材。

在美国,与跨文化交流研究相关的学者和专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大学里从事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和理论研究的学者和教师,一类是跨文化培训咨询公司中从事跨文化培训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学者和培训师。跨文化交流学诞生之后,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从事理论研究,一个是从事跨文化的培训。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跨文化交流学相关知识的引进和介绍比较多,对跨文化培训相关知识的引进和介绍较少。贝内特博士长期从事跨文化培训理论和实践工作,有着丰富的跨文化培训经验和深厚的理论修养,是《跨文化培训指南》(第三版)的主编之一,这本书凝聚了他数十年来辛勤研究的结果。

跨文化交流学的理论有二十多种,建构主义是将文化概念融入传播过程的三大理论之一。我国学者运用建构主义从事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很少。2012年5月以“跨文化 & 建构”为检索词在国家图书馆检索,只有两篇论文。本书从建构主义角度清晰和简明地向读者提供对该领域的一些总体看法。在贝内特博士看来,建构主义的核心是主张跨文化交流中的“移情”方法,它基于对文化差异性的假定,即站在对方的角度,以对方所在的文化环境来理解,而不是以“同情”的方法(基于对文化相似性的假定),将自己置于对方的环境中以自己的观点理解对方。移情是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相得益彰。第一部分从当代视角介绍了跨文化交流,第二部分保留了部分被普遍认为是从建构主义角度对跨文化交流所作的经典阐述。随着跨文化研究日趋成熟,早期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原始研究成果被后来第三代和第四代实践家们不断接纳并采用。虽然一门学科不断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是一个好现象,但也要对这些成果时常加以重温。希望这本书能提醒跨文化从业者们牢记其理论根基以及其丰富的发展史。这无论对学生、跨文化交流领域研究人员及实践者们都十分有益,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各行各业,特别是国际商务及国际教育领域的实践也很有参考意义。

当然,第二部分中的精选文章仅是早期研究成果中的一小部分,而且着重反映的是从建构主义视角看跨文化交流。其他研究方法的代表作,甚至许多其他好的建构主义的文章在这本书中尚未选用。所以我们希望读者们能以这本书为起点,进一步探索更多的跨文化理论和实践。另一点请读者注意,第二部分中的8篇文章由于成文时间较早,原有的参考文献格式与第一部分所采用的美国当今参考文献格式略有不同。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时,大多数美国公民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知识很少,与世界其他国家人员交往却猛增。由于美国各部门对自己员工缺乏必要的跨文化培训,美国人在国际社会的表现口碑不佳。^①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前车之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国家的继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国家形象匹夫有责,提高全国民众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敏感性于国于己都有利。本书期望能在这方面作点贡献。

本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超越黄金法则:同情与移情》、《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的基本假定与价值观》、《文化认同之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考》由何惺翻译;第二部分的《科学与语言学》、《隐蔽差异的力量》、《感知视角中的文化》、《地球村中的交流》由关世杰翻译。全书由关世杰统一校订审读。对北京大学出版社、本书编辑赵学敏女士,曾阅读译文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张雯、李梦迪、石静菲、吴为等,以及一切帮助过本书出版的友人在此一并感谢。

关世杰 何惺
2012 月 6 月

^① 1947 年,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导致美国领导人开创了其他国际发展活动和交换计划。然而,美国驻外使馆人员和援外专家们的工作效率不佳。《丑陋的美国人》(Lederer & Burdick, 1958)一书把他们的失败和对所驻国人民的负面影响呈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虽然该书是杜撰的,但它实际上暴露了美国人在国外时对文化不敏感,“丑陋的美国人”这个短语迅速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另一本有影响的书是哈兰·克里夫兰、格拉德·曼古恩和约翰·亚当斯写的《海外的美国人》(Cleveland, Mangone, & Adams, 1960)。虽然它不那么时髦,但是基于长期研究,该书对美国人在海外表现的批评达到了巅峰。

目 录

第一部分：当代研究

第一章 跨文化交流的框架	3
第一节 介绍	3
第二节 定义和范围	5
第三节 概念的焦点	12
第二章 理论范式发展史	15
第一节 实证主义与文明层次	15
第二节 相对论与文化体系	19
第三节 建构主义与跨文化适应	28
第三章 文化环境与互动	37
第一节 文化环境意识	37
第二节 互动分析	43
第四章 跨文化适应	57
第一节 发展跨文化敏感	58
第二节 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68
第五章 跨文化实践	71
第一节 国际/多元文化教育	71
第二节 国际交换与海外留学	74
第三节 全球商务管理与领导力	83

第二部分：名作选读

科学与语言学	96
隐蔽差异的力量	105
感知视角中的文化	118

■ 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实践

超越黄金法则：同情与移情	128
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148
文化的基本假定与价值观	163
地球村中的交流	177
文化认同之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思考	191



第一部分 当代研究

米尔顿·J. 贝内特 (Milton J. Bennett)

第一章 跨文化交流的框架



第一节 介绍

一、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研究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共同文化经验的人是如何相互理解的呢？”仅在几十年前，只有外交官和外派雇员才是面对和关注这个问题的主要人群，偶尔也包括国际旅行家们。如今，居住在地球村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它。现在我们认识到跨文化理解其实包含了其他复杂的问题，比如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为了共同目标，我们需要哪种交流方式，才能做到文化上的求同存异？交流如何帮助我们创造一个相互尊重，不只是容忍差异的环境？我们给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带来的新梦想和创新力将决定如何回答迪恩·巴龙德提出的另一个关于地球村问题：“地球村的居民们是彼此尊重和相互取长补短的邻里呢，还是一群居住在贫困窟，仅因为反感他人才聚到一起的乌合之众呢？”^①如果注意考察我们灵长类祖先的过去和近现代我们对待差异的历史，似乎没有理由乐观。面对差异，我们的最初反应往往是避免。请想象这样一幅图景：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围坐在篝火旁，啃食着当天捕获到的猎物，另一群试图凑近火堆的灵长类动物闯入了他们的视线。先前的那一群抬起头来，似乎在说：“啊，不同的文化，真不错啊！”我很好奇，这样回应的几率到底有多少。其实更可能发生的是要么对抗，要么逃走，而且这样的情形从古至今没有多少改变。我们逃至郊区或退到墙后往往都是为了躲避文化差别，如果无法回避，就选择

^① Barnlund, D. (1998).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village. In M. J. Bennett (Ed.),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pp. 35—51).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武力。

历史上,如果我们无法远离不同的人群,就尝试改变他们。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传教士们寻找各种机会把个人信仰强加给他人。其想法是:“如果那些人更像我们,就不会出事。”这个假定在 20 世纪美国流行的“大熔锅”(melting pot)观念中仍可看到。许多人很难相信没有相似性的双方能相互理解。

当无法避开或转变与我们不同的人群时,我们就将他们杀掉。种族灭绝的例子,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仇恨而犯罪的个人案件层出不穷。当然,一个人不必以屠杀方式彻底铲除他人。如果我们在组织和邻里间令他们生活艰难,生不如死,就等于“杀”了他们——他们无法生存和发展。

有了如此对待差异的历史,难怪差异的话题,包括理解、欣赏与尊重,成为跨文化交流实际应用的核心。但是,这种对差异的强调不同于单一文化中对交流与人际关系的看法。

单一文化交流以相似性为基础。在某一文化中,对现实本质的共识形成了一个环境,使得这个文化的成员可以相互交换思想,识别行为的适当性,并协同集体行动。对现实的共同经验,使该文化成员能够根据自己在类似情形中可能会有反应,来预见他人的反应^①。在单一文化交流中,差异代表潜在的误解和摩擦,所以,各种社会差异都不予提倡。

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交流——对相似性并不苟同。根据定义,不同文化成员体验的现实不相同,因此,以个人为基准预见他人对信息的反应是行不通的。跨文化环境中的交流方法须提防相似性的观点,并鼓励对差异性的思考。正因如此,跨文化交流是以差异性为基础的。

另外,较之单一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必须是有主观意图的。我们通常认为交流跟走路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在一个文化环境中,交流的确是常态的,必要的,但不一定被意识到。在跨文化环境中,无意识的交流通常带有民族中心色彩,而且效果不佳。成功进行交流需要个人意识的全部参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态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交流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于人类就像是飞行。有了完善的技术(技巧),飞行在近代成为可能,但需意识上的高度专注。即使飞机

^① Milton J. Bennett(1998).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oston: Intercultural Press.

处于“自动驾驶”状态,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也须随时准备使用这些技术。与此类似,如今许多人生活在相对陌生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因而较之以前,我们更应有意识地更新对事物的看法,更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二、全书总览,与《跨文化交流学基本概念》的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是跨文化交流的建构与技巧。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领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本书对多文化社会中快速发展的环境变化给予关注和探讨,对跨文化交流从早期的文化相对论到如今的建构主义本质寻根溯源,并研究教育、全球商务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一些应用。本书是《跨文化交流学基本概念选读》(*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lected Readings*)一书的增订版。它保留了原书的意图,即展现当代研究与古典观点的结合。然而,本书在内容上有很大扩展,主要增加了历史背景与当代应用。原书中保留下来的经典文章着重于概念基础。总之,基于“逻辑上清晰有序的理论可以造就强大有力的实践”(IDI, 2010)的观点,本书的目的是从条理分明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角度,向学生、跨文化交流领域研究人员及实践者们提供一些对该领域的总体看法。

第二节 定义和范围

一、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

文化是一种环境(context)或情境。它常用来指某些客观境况,比如“在意大利人家庭环境中,食物表现了爱”,或“按这个句子所描述的环境,该动词指的是直接行动”。在这方面,环境的含义的确是其拉丁词根的本意“编织(环境)在一起”,指与观察相关的现象范围,中古英语用来指作文。比如,化学环境注重的是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心理环境着重于人类个体经验,而文化环境的焦点是人类群体的行为与经验。但是环境也可以侧重主观的现象。比如,一个临床医生研究病人的幻觉环境,一个政治家试图了解其对手的辩论环境,或跨文化专家探究产生一个决策方法的文化环境。

从环境和建构主义的角度定义“文化”是由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鲁克曼(Thomas Luckmann)在他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现实世界的社会构筑》^①里建立的。这个被跨文化专家们普遍使用的定义将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区分开来。客观文化指的是文化的制度方面,比如政治和经济体制及其产物,如艺术、音乐、饮食等。社会制度发展史也是客观文化。反之,主观文化是社会制度所形成的社会现实经验。换句话说,它是社会人的世界观。根据伯格和鲁克曼的观点,客观与主观文化是一个辩证的存在,前者经过社会化而被内在化,后者通过角色行为被外在化。因此,在一个循环往复的自我参照过程里,文化制度是被实践那些制度与习俗的人不断再造的。

一个特定文化在类似边界的范围里通过人们的相互交往来维系。比如,意大利与德国的边界显示了,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德国人与德国人的交往(辅以一种共同的语言)比与意大利人多得多。德国人的制度与习俗使其在独特历史条件下能进行并规范他们的互动行为,因此形成德国人的客观环境,或称德国文化。我把它称为“大”文化,一种与“小”的主观文化相反的文化。^② 了解外国的“大”文化一向是传统教育的焦点,在课程设置上表现为艺术、建筑、文学、政治以及历史等学科。

一个群体的小文化,即世界观,植根在文化环境中。在一个界定范围内交往的群体具有辨别世界现象、组织并协同交流,以及区分好恶的独特方法。比如,比起北欧人,北美人的世界观不那么抽象,这导致北美人往往根据过程发展需要巧妙进行调整(怎样把工作完成),而不是纠缠于战略上的意见或观点(为什么做这个工作)。每个群体的成员也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好的,因此北美人通常很乐意亲身实践,自己解决问题,但是对额外的理论考量比较没有耐心。而北欧人对美国人的决策方式持否定态度,称其“做事莽撞”。^③

虽然一个国家的边界通常与其认同的世界观相关(但往往是非常一般性的),但也存在着其他形式的边界(如种族、性别、职业),这些边界在高或低的抽象层面形成文化,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对此进行探讨。

① Berger, P., &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J: Anchor.

② Bennett, M. (1998).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urrent perspective. In M. J. Bennett (Ed.), *Basic concep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pp. 1—34).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③ Stewart, E. & Bennett, M. (1991).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Revised Edition.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文化世界观并不规定或决定一种文化中的个人行为,而是营造出一种相关环境,感知与行为在此环境中发生。因此,我们延用上面的例子,美国人和欧洲人能够并确实以战术和战略两种方式协同他们的感知,但各自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往往偏向其中一种方式。由于各种原因,某个北美人或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更多运用战略的方式,而一个北欧人则有更多战术上的考量。但是一般来讲,他们各自环境中的制度和其他成员更强调其中一种方式,而不鼓励另一种方式。

建构主义的文化观点认为文化体系并非先验性的。一个人降生到一种文化体系的时候,那个体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直以来前辈们或多或少以他们社会化的方式建构着现实。新的文化成员履行着体系中的角色和规则,使这个体系得以延续下去。既然该观点中的体系是动态的建构,理论上一个人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建构一个新体系,它与最初被社会化的那个体系有所不同,意即个人可以建构另一种观念。

总之,我们坚持文化的非物化观。文化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特定群体协调成员行为的过程。以建构主义的观点看,我们甚至可把文化作为一个观察类别。文化是由我们,即观察者所构筑的环境;它被用来聚焦人类经验的某一特定方面——在本讨论中,即我们如何以眼下的和制度化的两种方式协调群体行为。

二、专用术语

- “国际”一词指的是多个国家及其他组织,如用在“国际关系”里。国际关系的焦点是在政治、经济和宗教组织以及它们在跨境事务中的影响。当用在国际教育中,指的是那些关注其他社会制度的课程以及学生、教师、研究者和其他学术组织的跨境交流行为。比如,“我们的国际教育项目是招收外国学生与归国留学生,努力实现大学课程国际化”。
- “多元文化”指的是某一特定情况,包含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例如,“该国际大学拥有一个多元文化校园,有15个以上不同国家和种族文化”,或“环球公司普遍雇用多元文化团队,成员包括来自三大洲的企业”。
- “多元文化认同”普遍指那些原社会化或第二社会化过程发生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中的人们,以及认同多元文化环境中参照群体的人。

与那些会讲多种语言但在语种转换时对其文化身份常感困惑的人相比,具有多元文化认同的人一般对其多元文化归属不再困惑。

- “多元文化主义”主要用在教育环境中,在那里,对多元文化课堂和某种程度上的多元文化认同的关注通过特殊政策、程序和课程等途径制度化。
- “异文化(接触)(cross-cultural)”是指人们之间的一种特定接触,处于这种接触的人们来自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例如,“在一个多元文化校园或一家环球企业中,异文化接触是无法避免的”。这个词也可用于比较,“对异文化市场调研显示,印度人更注重汽车的多用途性能,而美国人更强调汽车的舒适性和美观”。
- “跨文化”一词指的是人们之间一种特定的互动或交流,其中,文化差异在意义的创造上扮演角色。例如,“发生在多元文化校园里的异文化接触可能会产生跨文化误解”。“跨文化”也指异文化接触方面所需的技巧。例如,“多元文化团队的管理者需要掌握跨文化技巧,做到有效管理”。
- “跨文化敏感”用在跨文化开发领域,指的是区分文化差异,并在跨文化交流中体验那些差异的能力。比如,“在俄罗斯与哈萨克人之间的交流中,他们应该清楚各自的东欧和亚洲文化造成的差异”。
- “跨文化能力”指的是体验并实践跨文化敏感的能力。例如,“阿克萨娜在回应邵潘时,有意用简单和自然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指出她们的不同,这显示出阿克萨娜的跨文化能力”。
- “跨文化学习”指获得一般跨文化能力(可转换的);它可用于处理一般意义上的异文化接触,而不是仅针对某一种文化的技巧。例如,“苏珊在德国研修时,她不仅学习了如何以更德国人的而非美国人的方式参与辩论,还学习了如何在应付不同观点时接受并适应较大范围的文化差异”。

有时,“跨文化”(intercultural)与“异文化(cross-cultural)”被混用,特别是常被专门研究异文化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们混用。或许因为在培训中心心理学的讲授比较流行,“异文化培训”的说法依然比较普遍,甚至跨文化专家们在以跨文化能力为专题的培训中亦如此。在比较文化环境时,异文化心理学家们多用“异文化”一词,例如,“一项‘异文化’研究发现,外向型与内向型性格的比例在五个被测试的文化中大致相同”。跨文化交流领域更侧重的是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例如,“尽管存在着个性的差异,

日本式的礼貌性克制还是被美国人曲解为缺乏自信”。一般来说,异文化心理学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强调个人特征,而跨文化交流注重人类互动方面群体规范模式的影响。尽管各学科间的确存在一些交叉,但其侧重点上的区别显示了这两个领域的重大不同。

三、分析层面

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一般现象与人类具体行为。^① 由于分析的混乱会导致研究和应用^②两方面无法衔接,在跨文化研究时如何把握这些层次就十分重要。从我们的目的来看,对以下三个分析层面,即个人、群体与制度进行定义十分重要。

主观文化指的是群体层面的分析,关注某个被定义的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行为规范模式,如国家、地区、性别等。例如,这些(和其他)群体中的人共同形成一个谈话模式:谁听、谁说、怎样与别人目光交流、给予什么样的赞同等模式规则。所有这些规则都是大家在谈话方式上达成(或正在创造的)的共识。对话本身就是共识的产物,但我们参与对话的方式是一种行为模式。换句话说,群体分析层面的焦点是主观文化——一种如影随形的文化,或引导群体体验世界的世界观。

反之,个人层面分析侧重个体的人和他们的具体的个人特征。诚然,人的行为是个人特征和其接受的群体社会化这两方面的产物。但对于跨文化研究来说,这两个层面的分析不能混淆。否则,跨文化交流就与异文化心理学合二为一了。异文化心理学倾向文化环境中个体的个性特征,而跨文化交流所关注的是集体的世界观如何跨越文化环境进行相互作用和影响。换句话说,跨文化交流侧重的是不同文化的人怎样共同创造意义,而异文化心理学的重点还是在遇到文化差异时的个人精神动力现象。当这一重要差别模糊不清时,双方领域的研究就缺乏逻辑性。

制度层面分析的重点是客观文化,它是集体行为如政治、宗教和经济结构的产物。国际关系在学术上擅长根据制度结构的交往互动,特别是它们

① Bertalanffy, L. von (1968). *General System Theory: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Boulding, K (1956). *General systems theory: The skeleton of science*. *Management Science*, 2: 197-208.

② Bennett, M. (2012). Paradigmatic assumptions and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learning. In M. Vande Berg, M. Paige, & K. Lou (Eds), *Student learning abroad: What our students are learning, what they're not,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Sterling, VA: Stylus Press.